

詞學常識



上海東書局印行

詞
學
常
識

詞學常識提要

詞者詩之餘。爲長短句之變體。惟因其可被諸管絃。故須按譜而填。本書關於詞之起源。以及詞與詩樂曲之關係。歷代詞學之變遷。均詳細敘明。末附填詞之方法。及詞譜詞韻。以備研究詞學者。知所取法焉。

詞學常識提要

詞學常識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詞之意義及其起源……………一

第二節 詞調之淵源及詞之沿革……………四

第三節 詞之體例……………九

第四節 詞與詩樂曲之關係……………一八

第二章 歷代詞學之變遷

第一節 唐代之詞學……………二二

第二節 五代之詞學……………三三

第三節 宋代之詞學……………四六

第四節	金元之詞學·····	六四
第五節	明代之詞學·····	七〇
第六節	清代之詞學·····	七五
第二章	研究詞學之方法	
第一節	填詞之入手法·····	八一
第二節	填詞之格式·····	八九
第三節	詞韻·····	一〇〇
第四節	詞書之取材·····	一〇九

詞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詞之意義及其起原

說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續也。」此古人釋詞字之義，而非吾人所欲知「填詞之詞」之意義也。茲將古人所論「填詞之詞」之意義，分述于下：

彭孫遹詞統源流「以詞之長短錯落，發源於三百篇。」藝苑卮言曰：「詞者，樂府之變也。」張皋文曰：「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徐伯魯曰：「詩餘謂之填詞。」

綜觀各家之說，其論詞也，可括之爲三：一曰，詞者，雅頌之遺音；

一曰，詞者，樂府之變；一曰，詞者，詩之餘。其實詞者，上承詩與樂府，下啓曲，爲韻文之一種，其辭句長短互用，稍近于言語之自然；比之絕句，則更宛轉而能入音克諧，比之于曲，則無曲之嘈雜淒緊，緩急而徒以快耳爲也。

攷詞之起原，由來甚遠。汪森晉賢序朱竹垞詞綜云：「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饒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于

樂府，近體之于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王昶述菴國朝詞綜序云：「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于樂，樂本于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七八字爲句者，所以和八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饒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詩出，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于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桃花流水』，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温岐韓偓諸人，稍

及閨襜，然樂而不淫，怨而不怒，亦猶是標梅蔓草之意，至柳耑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此言詞之起源也。」總之詞者，濫觴于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極於兩宋；若論其體例，則具于齊梁之時；考其名稱，則肇于炎漢之際；按其音律，則遠自三百篇；惟以數典太遠，故後人多以李白之菩薩蠻，憶秦娥二闋，爲百代詞調之祖也。若欲窮其源流，考其變遷，則當于下節詳述之。

第二節 詞調之淵源及詞之沿革

古時詩樂並重，降及秦漢之際，六經遂亡，漢乃設樂府之官，歌詠雜興，猶有先王樂教之意；然東漢以後，樂府之音節，漸歸漸滅，曹子建已患其難識，彼建安七子，雖雄於詞章，而可被之管絃者，實寥寥也。故漢代雅樂之存，不過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李延年之徒，

以歌被寵，復改易音節，止存鹿鳴一曲。其他如短簫饒歌樂曲，亦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酒等二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存者惟立雲鈞竿二曲而已。自晉以後，古樂盡亡，于是新聲乃起；宋少帝則有新製三十六曲，（卽中朝曲是也）齊謝朓有隨王鼓吹曲，（凡十疊，一曰元會，二曰郊祀，三曰鈞天，四曰入朝，五曰出藩，六曰校獵，七曰從戎，八曰送遠，九曰登山，十曰溪水）梁武帝則有江南七弄，（一曰江南，二曰龍笛，三曰採蓮，四曰鳳笙，五曰採菱，六曰游女，七曰朝雲。其第一曲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躩蹠舞春心；舞春心，臨歲暎，中人望，獨踟躕。又有上雲七曲，（一曰鳳臺，二曰桐柏，三曰方丈，四曰方諸，五曰玉龜，六曰金丹，七曰金陵。）而沈約亦有鳳瑟曲，秦箏曲，朝雲曲，陽春曲。

，攜手曲，夜夜曲等，陳後主則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則有望江南詞，夜飲朝眠曲，他如王令言有安公子曲，王叡有迎神送神曲，而白雪，公莫舞，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等曲，亦盛行當世，蓋皆詞之濫觴也。至於唐代，盛傳外國之樂，故唐十部樂中，爲中國本土之音，惟清商曲辭所遺之清樂而已，其餘有採用涼州伊州甘州，天竺高麗龜茲，安西疏勒，高昌康國等音，故天寶之末，明皇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是蓋由繫于清商樂之絕句，過于單調，不得不調以外國之樂律，以求諧協，于是絕句一體，大有詩樂一致之勢。然樂曲概長，以絕句而欲求節奏之和叶，不得不于字間加散聲，于句裏插和聲，以爲救濟之法；迨學士大夫，審音既熟，乃以曲譜爲基礎，散聲和聲，俱填以實字，由是五七言絕句，句

法遂有長短，所謂填詞是也。然當時如李白之清平調，猶未脫七言絕句之體，迨作菩薩蠻，始破五七言之體，其起二句爲七言，其餘皆爲五言；憶秦娥則以七言而雜三四言；張子和之漁歌子，則又將七言絕句而截去一字者也；自是以後，作詞者靡然風從，然據全唐詞所載，多爲小令，其長者惟杜牧之八六子有九十二字，蜀尹鶚之金浮圖有九十六字，無名氏之魚游春水有九十一字；蓋以當時不著爲國家功令，但付梨園，故作者僅出其餘緒爲之耳。五代之時，詞學日盛，趙崇祚輯花間集，所收至五百餘首，亦可見當時作者之多矣。惜乎皆爲淫靡哀怨之詞，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至於趙宋，以詞爲樂章，因之更大進步，推闡極至，於小令，中調以外，更添長調，於是其體大備，是爲詞學極盛時代。金元入主，變詞爲曲，詞學乃衰，然詞曲本爲一

體，能曲者皆能爲詞，故當時詞家，如吳彥高，蔡伯堅，元好問，趙孟頫等，亦有八十餘人之多。朱明一代，詞人不下三百餘家，而自永樂以還，南宋諸家名詞，反不顯于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其能步武前哲，惟李楨瞿祐張肯之流耳。及至崇禎之間，陳子龍崛起華亭，爲一代詞人之冠，然總有明一代觀之，小令中調，雖有可取，而長調則都涉于浮靡，甚至如錢塘馬浩瀾洪，以花影妖淫之詞，亦居然名著東南，詞風頹喪，于此極矣。清初如吳梅村錢牧齋王士禎諸人，新詞競唱，不減元明；惟是科舉方盛，學者皆留心帖括，無暇顧及，然如朱竹垞張皋文輩，皆能各樹一幟，爲一代詞宗，流風所扇，直至道咸之際，其風猶未衰也。蓋當時朝廷雖重科舉，而學者大都能倚聲填詞，故可謂詞學之復興時代，迨咸同以後，此風漸衰，蓋學者大都不明

音律，雖有佳作，亦皆貌合神離，不能協律，未足以備樂章之用矣。

第三節 詞之體例

詞之體例，較詩爲叢雜；其在唐初，皆爲五言或七言，初無長短句之分，中葉以後，至于五代，始變成長短句，句之短者，有僅一字或二字，其長者有八九字，每一首（或稱一闋，或稱一解）中，字句長短參差，至不一律，而每首字數之多寡，亦不一律，其少者僅十六字（如十六字令天，休使圓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嬋娟。）其多者有二百四十字；（如鶯啼序）是以後人作詞，皆須按譜填之，始能平仄諧協，句讀無誤；自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後，宋人編有草堂詩餘，於是張南湖有詩餘圖譜，程明善有嘯餘譜，萬樹有詞律，皆專講詞體而兼及作法之書也。茲將詞調之起原及其分目之方法，一一述之于下：

一 調名之原起

俞少卿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述巫峽，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詠，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詞矣。」其故蓋以唐人因詞製調，至宋時則因調填詞，故後人于調名之下，往往再附加題名，以醒眉目也。然而調名之原起，如楊用修都元敬，考之甚詳，沈天羽更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武帝「翻堦

蛺蝶戀花情一句之意；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之句；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句之意；其考證甚多，不能一一盡述，學者可參看宋王灼碧鷄漫志，明楊慎丹鉛錄，清毛先舒填詞名解等書也。

二 詞調之分目

宋人編集歌詞，長者曰慢，短者曰令，初無中調，長調之目；自顧從敬編草堂詞，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萬氏詞律發凡云：「自草堂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後人因之，但亦約略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者也。錢塘毛氏云：「五十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古人定例也。」愚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

；若以少一字爲短，多一字爲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有九十二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故本譜但敘字數，不分小令，中，長，之名。』按詞調分目，亦敘字數，與不分目而依字數排列，無大出入；但分目之法，流俗易解，而又能包括衆題，故仍爲詞家所通用也。

三 詞之分體

詞句字數有定，然因不能記憶，遂增一二字（黃鍾醉花陰加襯至八十餘字）以聯屬之，所謂襯字是也。後人不明其故，一律按腔以實之，于是同一調也，至成爲數體，乃有第一體第二體等之分別，萬氏則概稱之曰又一體；其言曰：「舊譜之最無義理者，是第一體第二體等，

排次既不論作者之先後，又不拘字數之多寡，強作雁行，若不可踰越者，而所分之體，乖謬殊甚，尤不足取；因向來詞無善譜，俱以之爲高曾典型，學者每作一調，卽自注其下云第幾體。夫某調則某調矣，何必表其爲第幾；自唐及五代十國宋金元，時遠人多，誰爲之考其等第，而確不可移乎？更有繼嘯餘而作者，逸其全刻，撮其注語，尤爲糊突，若近日圖譜，如歸國謠止有第二而無第一，山花子鶴冲天有一無二，賀聖朝有一三無二，女冠子有一二四五而無三，臨江仙有一四五六七而無二三，至如酒泉子以五列六後，又八體四十字，九，十，十一，十二體皆四十三字，故以八居十二之後，夫旣以八體之字較多，則當改正爲十二，而以九升爲八，十升爲九矣，乃因舊定次序，不敢超越，故論字則以弟先兄，論行則少不踰長，得毋兩相背謬乎？此

俱遵嘯餘而忘其爲無理者也。一此萬氏斤斤于一體之論也；然頗爲後人口舌，蓋詞之分體，由于不明襯字之故，非真別有一體也，其相沿成習，不能刪去襯字以近於古，則以元明以來，宮譜失傳，莫或一攷證，是以一調而有數體也。

四 詞調名稱之同異

調牌之名稱，有同名異調者，亦有同調異名者；其故蓋以同此一調，所入之宮調不同，字數多少，因之亦異，雖同一調名，而其體製實已彼此不同，如西江月與長相思，俱有二調，且長短迥異，而名則相同；如相見歡，錦堂春俱別名烏夜啼，浪淘沙，謝池春俱別名賣花聲是也。又或以改易數字，或以變換襯字句法，因之而別創新名；又或以作者厭故喜新，更換新名，如木蘭花與玉樓春之類，唐人卽有此異名

，至於宋代，多取詞中字名篇，如賀新郎名乳燕飛，水龍吟名小樓連苑之類，調名龐雜朦混，幾不可體認矣。沈天羽云：「調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音韻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因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按其音節虛實間，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个字卻字之類，亦非增實落字面，藉口爲襯也；一曰「宮調」，所謂「黃鍾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名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鍾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如

四犯剪梅花，係用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復用醉蓬萊，故名「四犯」，其他尚有玲瓏四犯，八犯玉交枝等。以「近」（如訴衷情近，荔枝香近）以「慢」（卜算子慢，西江月慢）別之，（此外尚有「減字」「偷聲」「合調」「變調」「歌頭」等名稱。）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即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踏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尤悔菴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句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樽還酹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即有一詞名，千百不能盡矣。」其言是也。

夫吾人苟欲創調爲詞，則逕自製新調可也，又何必取前人之詞，摘其字句，別創調名，徒亂後人耳目，於詞學上有何關係哉！

五 詞調之分段

詞調無論小令，中調，長調，往往分上下兩半闋，而上半闋與下半闋之間，必空去一格，以爲區別；惟亦有例外者，如十六字令，望江南，深院月，憶王孫，三臺令，如夢令諸調，皆不分也。

六 詞體之數目

唐宋之時，詞學極盛，詞家莫不製腔造譜，供人歌唱，然宋亡以後，元曲代興，詞體因以散佚。今按康熙欽定詞譜，列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萬氏詞律凡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體，又拾遺補一百六十五調，四百九十五體，又補遺五十餘調，調雖略備，然體尙未

全，以是知遺失者甚多也。

上述六項，關於詞之體例，其大要已一一述及，此外尚有所謂「換頭」者；大概小調可換頭，長調多不換頭，但非正體耳。又有所謂「隱括體」及「迴文體」（始於東坡晦菴）等變例，此係文人慧筆，由熟生巧，初學者固可暫置勿問也。

第四節 詞與詩樂曲之關係

詞起於樂府散亡之後，其音調遠自三百篇，六朝之時，已開倚聲之權輿，由唐而宋，始稱全盛，金元入主，則又變而爲曲，故詞學一門，與詩與樂與曲，均有關係焉，茲分述之于下：

一 詞與詩之關係

前人稱詞爲詩之變，或稱之爲「詩餘」，或目之爲「雅頌之遺音」，

則詞之與詩，其間自有一種相互之關係矣。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並七言絕句詩而已。」今錄其詞于下：

▲瑞鷓鴣

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敲，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

▲小秦王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俞少卿云：「詞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瑞鷓鴣，七言律詩也；款殘紅，五言古詩也。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二 詞與樂府之關係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導源于詩，蓋詩與樂，在古時無所分別也；樂經既散，乃緣詩以作樂，後人更倚調以填詞，其間鐘律宮商之理，無稍異也；故由唐而宋，多取詞入于樂府，而詞調之名，亦多與樂府之名相同，如紇那曲，竹枝，柳枝，甘州曲，長相思，青門引，百字謠等，皆取樂府之名名之，而皆可被之於管絃也。及乎明代，詞學衰頹，無復被之管絃者，故稱之爲詩餘矣；然詞與樂府，亦非

全無區別，沈天羽曰：「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

三 詞與戲曲之關係

詞與南北曲同名者，蓋甚多也，然調實不同也。沈天羽曰：「南北劇名多本填詞，然去填詞亦遠；今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如青杏兒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卽北劇仙呂調，生查子，虞美人，一翦梅，滿江紅，意難忘，步蟾宮，滿路花，戀芳春，點絳脣，天仙子，謁金門，海棠春，秋蕊香，梅花引，風入松，浪淘沙，燕歸梁，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齊天樂，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念奴嬌，喜遷鶯，搗練子，剔銀鐙，祝英臺近，東風第一枝，眞珠簾，花心動，寶鼎現，夜行船，霜天曉角，皆南劇引子，柳梢青，賀聖朝，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桂枝香，沁園春，聲聲慢，八聲甘州，永遇樂，賀新郎

，解連環，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俞曲園曰：『唐藝文志經部樂類，有崔令欽教坊記一卷，其書羅列曲調之名目，自獻天花至同心結，凡三百三十有五，而今詞家所傳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長調如蘭陵王，入陣樂，其名皆在焉，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曲也。』按詞與曲雖有同調同詞者，然亦非真無畛域之分也。

詞與詩樂曲之關係，已盡述之矣，我今再引王阮亭之言，以作我結論，其言曰：「或問詩，詞，曲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體。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

第二章 歷代詞學之變遷

第一節 唐代之詞學

考詞之淵源，固當上溯六朝；然就其發達之跡象而論，則當斷自唐代始。但唐人詩，詞不分，詞調之名稱亦甚少，不過小令而已。黃叔暘花菴詞選，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爲百代詞曲之祖，楊用修又傳其清平樂兩首，以爲詞祖；（按李白尙有連理枝桂殿秋，亦爲後世詞調之祖。）然太白集中，如菩薩蠻，憶秦娥等，均未載入，至楊齊賢蕭士贇註始附益之，胡應麟筆叢，亦疑其僞託；其故蓋以太白時尙無詞體，又或有以菩薩蠻爲温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魏泰輔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然則唐代詞學，於太白之時，已開其風矣。總之唐自玄宗以後，聲樂彌盛，詞遂應運而生，如漁父詞，楊柳枝，浪淘沙諸調，都載入詩集中，蓋當時詩與詞猶未分也。大曆（代宗）以來，是爲中唐，作詞者漸多，至于晚唐，其風益盛，當

時作者輩出，如韋應物，戴叔倫，王建，韓翃，劉禹錫，溫庭筠等，皆創調填詞，極一時之盛，茲將當時詞家，分述于下：

一 盛唐時之詞家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徙居蜀。天寶（玄宗）初，游長安，賀知章見其文，言于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命供奉翰林，懇求還山，賜金放歸；後坐永王璘事，流夜郎，會赦還。代宗立，以左拾遺召，已卒。其所製憶秦娥，菩薩蠻，清平調諸闋，實詞調所自起云。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清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本名龜齡，以明經擢第，獻策於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改今名，後坐事貶南海尉，不之官，

扁舟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名元真子，亦以自號。有漁歌子詞，亦詞調之祖也。今錄于下：

▲漁歌子（卽漁父詞）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大曆以前，謂之盛唐，其時詞人，除李白，張志和外；尙有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出仕玄宗肅宗兩朝。）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玄宗時封燕國公。）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嘗侍中宗宴，爲迴波詞以悅帝）元結（字次山，灋州人，天寶時進士。自稱浪士，更稱聱叟，亦曰曼叟。其所著欸乃曲云：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亦詞調之祖也。）

諸人，皆有詞調傳世，惟皆爲小令耳。

二 中唐時之詞家

韋應物，京兆人，永泰（代宗）中，授洛陽丞，建中（德宗）初，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貞元（德宗）初，又刺蘇州。性高潔，有三臺令，轉應曲流傳後世。今錄轉應曲于下：

▲轉應曲（卽調笑令）

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時進士。有妙妓柳氏，願嫁翃，而翃從辟淄青，置柳都下，三歲，寄以詞，卽今所傳章臺柳是也。今錄之于下：

▲章臺柳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貞元中及第。其轉應曲一闋，與韋蘇州同妙。其詞云：「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哀笳一聲愁絕。」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貞元中進士，嘗刺蘇杭二州，以刑部尚書致仕。著有長慶集，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其所著詞有長相思，望江南，縉麗可愛；花非花一首，尤纏綿有情，又有柳枝詞等闋，皆傳誦人口，今錄長相思及花非花兩首于下：

▲長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官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卜居咸陽。有調笑令等詞傳世，今錄于下：

▲調笑令

團扇！團扇！美人並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管絃！管絃！春草昭陽路斷。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中進士，官至檢校禮部尚書。著有八拍蠻，小桃紅等詞，今錄於下：

▲八拍蠻（此係八拍蠻第二體，首句末用仄字）

愁鎖黛眉烟易慘，淚飄紅臉粉難勻。憔悴不知緣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小桃紅

曉入紗窗靜，戲弄菱花鏡；翠袖輕勻，玉纖彈去，小妝紅粉。畫行人愁外兩青山，與尊前離恨。宿酒醺難醒，笑記香肩並，暖借香顚，碧雲微透，暈眉斜印。最多情生怕外人猜，拭香津微搵。

中唐時詞家，除上述以外，尚有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張仲素（字繪之，元和（憲宗）中爲翰林學士）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李

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元和時宰相。）諸人。

三 晚唐時之詞家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累舉不第，大中（宣宗）末，爲方山尉。唐自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至庭筠始有專集，名握蘭金荃。如菩薩蠻，蕃女怨，遐方怨，河瀆神，更漏子等詞，均傳誦人口，茲錄之于下：

▲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頰雪。嬾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蕃女怨

萬枝香雪開已遍，細雨雙燕。鈿蟬箏，金雀扇，畫梁相見。雁門消

息不歸來，又飛迴。

▲遐方怨

憑繡檻，解羅幃，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雁飛；不知征馬幾時歸？
海棠花謝也，雨霏霏。

▲河瀆神

孤廟對寒潮，西陵風雨瀟瀟。謝娘惆悵倚蘭橈，淚流玉筍千條。

暮天愁聽思歸樂，早梅香滿山郭；回首兩情蕭索，離魂何處飄泊？

▲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重幙，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段成式，字柯古，臨淄人。會昌（武宗）時，擢爲尙書郎，出爲吉州

刺史，終太常少卿，有閒中好等詞傳世，今錄于下：

▲閒中好

閒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

晚唐時詞家，尙有杜牧（字牧之，萬年人，武宗時官中書舍人）韓偓（字致堯，一字致光，萬年人，昭宗時，召爲學士）諸人。

唐代詞人，除上述以外，方外則有呂巖，（字洞賓）宮嬪則有楊太真，（小字玉環，天寶初，冊爲貴妃）妓女則有柳氏（韓翃姬）劉采春等，要皆天籟自鳴，偶然成章，非真能授筆著述，裒然成集也。

第二節 五代之詞學

陸務觀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玉茗堂集云：「詞至西蜀南唐

，作者日盛，往往情至文生，纏綿流露，不獨爲蘇黃秦柳之開山，卽宣和（徽宗）紹興（高宗）之盛，皆兆于此矣。論者乃有世代升降之感，不知天地之運日開，山川之秀不盡，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可膠柱而鼓瑟也。一按五季之時，後唐如莊宗，南唐如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前蜀如後主王衍，詞皆濃豔隱秀，悽惋動人，而和凝韋莊薛昭蘊輩，深情曲致，詞名亦嘖嘖千古間，其餘作者亦多，然要以蜀與南唐爲最盛，茲將當時詞家，分述于下：

一 後唐之詞家

莊宗名存勳，小字亞子，天祐（昭宗）五年，嗣立爲晉王，後破燕滅梁，遂襲尊號，改元同光，在位三年，性知音，善度曲，世傳一葉落，宴桃源，陽臺夢等詞，茲錄于下：

▲一葉落

一葉落，拳珠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幃；吹羅幃，往事思量著。

▲宴桃源（卽如夢令）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

▲陽臺夢

薄羅衫子金泥縫，困纖腰怯銖衣重；笑迎移步小蘭叢，譚金翹玉鳳。
• 嬌多情脈脈，羞把同心撚弄；楚天雲雨卻相和，又入陽臺夢。
和凝，字成績，鄆州人，初事後唐，後事後晉後漢，有集共百餘卷，其長短句名紅葉稿。北夢瑣言云：「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一曲子詞」

，「布于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豔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其所著詞，如長命女，採桑子，望梅花等，均極著名，茲錄于下：

▲採桑子

蟾蜍領上訶梨子，繡帶雙垂；椒戶閒時，競學樗蒲賭荔枝。叢頭鞦韆子紅編細，裙翠金絲；無事頻眉，春思翻教阿母疑。

▲長命女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霧寒侵帳額，殘月光沈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小。

▲望梅花

春草全無消息，臘雪猶餘蹤跡。越嶺寒枝香自折，冷豔奇芳堪惜。

何事壽陽無處覓？吹入人家橫笛。

▲鶴冲天

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帷。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
春態淺，來雙燕，紅日漸長一線。嚴妝欲罷轉黃鸝，飛上萬年枝。

二 南唐之詞家

中主李璟，字伯玉，徐州人，唐宗室之裔，嗣父昇，僭號江南，改元保大，初名景通，後改爲璟，奉周正朔，避廟諱，復改爲景，降稱國主。宋建隆（太祖）二年卒，追復其帝號，號元宗，有長短句數首，今錄其浣溪沙及山花子二首于下：

▲浣溪沙

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
沙上未聞

鴻雁信，竹間時聽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山花子（又名攤破浣溪紗）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顛顛，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後主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璟之第六子，建隆二年嗣立，開寶（

宋太祖）八年，國入于宋。煜妙于音律，能自譜樂府。後人合中主所

作，刻之爲南唐二主詞集一卷。其所作烏夜啼，浪淘沙，望江南，虞

美人等詞，尤爲哀婉，所謂亡國之音也。然在未亡國前，其詞實至爲

淫豔，如菩薩蠻詞，爲小周后而作，（按周后爲昭惠后之妹，昭惠感

疾，周后嘗留禁中，詞中云云，蓋寫實也。）其詞之浮靡淫豔，至乎

其極。茲將最爲後人傳誦之詞，錄之于下：

▲菩薩蠻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嬌波橫欲流。
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轆下香堦，手提金縷鞦。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
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
也，天上人間。

▲烏夜啼（正名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

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
春風。多少淚，霑袖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月明吹
，腸斷更無疑。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
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事李昇，所著樂府甚多，宋陳
世修編定爲陽春錄一卷，如謁金門，長相思，歸國謠諸詞，皆見稱于

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嘗戲謂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今錄其詞于下：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門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長相思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厭厭睡起遲；閒庭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歸國謠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

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

三 前蜀之詞家

後主王衍，字化源，許州人，嗣父建僭號于蜀，改元乾德，後唐同光（莊宗）四年舉國降。衍有才思，好靡麗之詞，所製詞曲，蜀人皆傳誦焉。今錄其醉妝詞及甘州曲二詞于下：

▲醉妝詞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甘州曲

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

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乾符（唐僖宗）五年進士，歷官拾

遺，補尙書郎，後仕蜀爲給事中，有集三十卷。今錄其望江怨於下：

▲望江怨

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愁獨入，馬嘶殘雨春燕溼。倚門立，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滴。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王建爲西川節度使，昭宗命莊同李珣宣諭，遂留掌書記，及建僭號，莊累官至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有集二十卷，其弟藹編定其詩爲浣花集五卷。早年嘗著秦婦吟，因稱爲「秦婦吟秀才」。莊有寵人，姿質豔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詞，強奪去，莊追念悒悒，作荷葉杯小重山等詞，情意淒怨，人爭傳播，盛行于世，後流傳入宮，姬聞之，不食死。今俱錄之于下：

▲荷葉杯

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
• 閒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幙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
房櫳。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
• 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
無因。

▲小重山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臥思前事暗消魂；羅衣溼
，紅袂有啼痕。
• 歌吹隔重闈，遶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
誰論；凝情立，宮殿欲黃昏。

▲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四 後蜀之詞家

後主孟昶，字保元，初名仁贇，邢州人，嗣父知祥僭號于蜀，改元廣政，宋乾德（太祖）三年舉國降。性好學，嘗集古今韻會五百卷，亦工樂府。嘗令城上盡種芙蓉，盛開四十里，語左右曰：「古以蜀爲錦城，今觀之，真錦城也。」又嘗夜同花叟夫人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詞，今錄于下：

▲玉樓春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敲枕釵橫雲鬢亂。
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

恐流年暗中換。

除上述以外，詞家尙多，如南唐有徐鉉（字鼎臣）張泌（字子澄）盧絳（字晉卿）成幼文諸人；前蜀有庾傳素毛文錫（字平珪）薛昭蘊，魏承班，尹鶚，李珣（字德潤）諸人；後蜀有歐陽彬（字齊美）歐陽炯，顧夔，毛熙震諸人；南平有孫光憲（字孟文）徐昌圖諸人；而後蜀趙崇祚（字宏基，事孟昶爲衛尉少卿）又錄自溫庭筠以下十八人之詞，凡五百首，（今逸二首）分十卷，顏曰花間集，歐陽炯爲之作序，集中多錄蜀人之詞，蜀詞賴以流傳。南唐諸詞，往往見于尊前集，按尊前集不著編者姓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但推花間集爲後世倚聲填詞之祖，故後人頗疑尊前爲晚出也。

第三節 宋代之詞學

詞至於宋，爲全盛之時代，小令，中調之外，更增長調，而詞調亦大都成于此際，故有宋一代，實爲詞體大備之時期，蓋宋之詞，猶唐之詩，俱爲我國文學史上重大進步之跡象，故多大書特載者也。當時作者，帝王如太宗，徽宗，高宗，大臣如寇準，韓琦，司馬光，范仲淹，歐陽修，無不善爲小詞，極清新俊逸之致；其他如道學，武夫，婦人，女子，方外，宦者，亦皆通曉音律，製腔填詞，詞學之盛，于此爲極。當時詞學，大概可分二派：其一則沿花間之遺，婉約蘊藉，所謂「南派」是也；其一則爲蘇黃一派，脫音律之拘束，創爲豪放激趣之聲調，所謂「北派」是也。清四庫全書東坡詞提要曰：「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

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尙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由此可知宋代詞家，不特能繼五代諸家而起，且能一掃其浮靡之習，由鍛鍊而歸于醇雅，至東坡而又橫放極出，直欲上追青蓮；（李白）顧後之論者，以爲晏氏父子，耆卿，子美，少游，易安，稱爲詞之正宗；而稱溫韋爲豔而促，黃九爲精而刻，長公爲麗而壯，幼安爲辨而奇，爲詞之變體；但此不過就大體而言，未可作爲定論也。茲將當時重要之詞家述之于下：

一 北宋時之詞家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慶曆（仁宗）中稱賢相，卒謚元憲，其詩近西崑體，故詞亦婉麗。而不蹈前人語，喜馮延巳歌詞，其所作亦不減延巳，實開宋初風氣，有珠玉詞一卷。今錄其清商怨，相思兒令，滴

滴金等詞于下：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雙鸞衾
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聞塞管。

▲相思兒令

昨日探春消息，湖上綠波平；無奈繞堤芳草，還向舊痕生。有酒
且醉瑤觥，更何妨檀板新聲；誰教楊柳千絲？就中牽繫人情。

▲滴滴金

梅花漏泄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邊白；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畱嘉客；對離筵，駐行色。千里音塵便疏隔；合有人
相憶。

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殊之子也，人稱爲小晏。爲詞有父風，可直逼花間高處，惟工豔幾于勸淫，是其短也，有小山詞二卷。今錄其喜團圓，秋蕊香兩首于下：

▲喜團圓

危樓靜鎖，窗中遠岫，門外垂楊；珠簾不禁春風度，解偷送餘香。眠思夢想，不如雙燕，得到蘭房；別來只是，憑高淚眼，感舊離腸。

▲秋蕊香

池苑清陰欲就，還傍送春時候。眼中人去歡難偶，誰共一杯芳酒。朱欄碧砌皆如舊，記攜手；有情不管別離久，情在相逢終有。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晏殊尹京兆，辟爲通判，歷官都官郎中，居錢塘，嘗創花月亭。有子野詞一卷。人稱之爲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

淚意中人也。又稱張三影，卽「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押捲花影」，「柳徑無人墜絮輕無影」是也。嘗作碧牡丹，晏殊讀之，爲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蓋元獻嘗納侍兒，善歌子野詞，元獻因甚屬意，後爲夫人所不容，遂被斥；至此乃亟命于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出侍兒來。子野又嘗于玉仙觀道中逢謝媚卿，作謝池春慢，今俱錄之于下：

▲碧牡丹

步障搖紅綺，曉月沈煙砌；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製。怨入眉頭，釵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閒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

▲謝池春慢

繡牆重院，時聞有啼鶯到。繡被掩餘寒，畫幕明新曉，朱檻連空闊，飛絮無多少。徑莎平，池水渺，日長風靜，花影閒相照。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秀豔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鬥色鮮衣薄，碾玉雙蟬小。歡難偶，春過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調。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變，樂安人。景祐（仁宗）元年進士，著有樂章集九卷。三變好爲淫冶曲調，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一時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豔虛薄之文，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至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後流落不偶，死之日，羣妓醵金葬之郊外。今所傳「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名句，卽雨

霖鈴詞中句也，今錄之于下：

▲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畱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人，有東坡居士詞二卷。曾敏行獨醒雜誌，載蘇軾守徐州日，作燕子樓樂章，其稿初具，邏卒已聞張建封廟中有鬼歌之，其事雖荒誕，而東坡之詞，爲輿隸所傳誦，蓋可知矣。又吹劍錄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

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蓋詞至東坡，始脫音律之拘束，一洗綺羅香澤之態，高歌豪放，超逸尋常，黃九和之，雖高妙極出，然粗俗處往往而有。所以後村（劉後村）之徒，稱東坡如教坊雷大師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錄念奴嬌詞于下：

▲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

醉江月。

秦觀字少游，初字太虛，高郵人，登第後，蘇軾薦于朝，徽宗時放還，有淮海詞三卷。晁補之曰：「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蓋少游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遠在蘇黃之上。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少游壻范温，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温，酒酣懽洽，始問此郎何人？温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今錄其詞于下：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

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好音樂，能自度曲。宋於熙甯中曾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邦彥于徽宗朝復頌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各有篇目。著有清真集（今傳者曰片玉詞）其詞精深華麗，體兼蘇黃。所製諸調，不獨音之平仄宜遵，卽仄字之上去入三音，亦不相混。長調尤善鋪敘，妙能用唐人詩句，隱括入律，渾然天成，在南北之間，屹然成一大宗，其在姑蘇時，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岳已從人矣，因飲酒于太守蔡巒席上，見其妹，乃賦點絳脣詞寄之，楚雲得詞感泣累日。美成至汴，有妓李師師者，欲委身而未能也。一夕徽宗幸師師家，美成倉卒不能出，匿複壁間，遂製少年游以記其事，今併錄之于下：

▲點絳脣

遼鶴歸來，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
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無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少年游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北宋詞家，除上述外，如賀鑄（字方回）以舊譜填新詞，自裛其歌詞爲東山寓聲樂府三卷；如黃庭堅（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一號涪翁）以覈刻見長，有山谷詞二卷；又有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者，格非之女也，亦能倚聲填詞，著有漱玉集，格力高秀，音調清新，推爲

詞家正宗。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寄其夫趙明誠，明誠歎絕，苦思求勝之，廢寢食者三日，得五十闕，雜易安詞于中，以示友人陸德夫；陸玩之再三，謂只三句絕佳。「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一正易安作也。（見娜嬛記）此外詞人尙多，不能一一盡述。

二 南宋時之詞家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陷于金。高宗朝，率數千騎南歸，授承務郎，甯宗時，累官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有稼軒詞十二卷。藝苑卮言曰：「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名過，太和人，著有龍洲詞）諸公極矣。南宋如曾覲、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于盡矣。」清四庫全書稼軒詞提要曰：「其詞慷慨縱

橫，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于翦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觀其才氣俊邁，雖似乎奮筆而成，然岳珂程史記棄疾自誦賀新涼，永遇樂二詞，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謂賀新涼詞首尾二腔語句相似，永遇樂詞用事太多，棄疾乃自改其語，凡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劉後邨稱其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錙，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麗緜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今錄其破陣子及賀新郎（卽賀新涼）二詞于下。以見其詞之一斑。

▲破陣子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餼，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似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賀新郎

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啼鳩，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嘯到春歸無嘯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嘯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嘯清淚長嘯血；誰伴我？醉明月。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流寓吳興，自號白石道人，著有白石詞五卷。黃叔暘云：「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善吹簫，自製新腔，音節文采，冠絕一時，嘗有「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之句，其風致蓋可想見。所製長短句，無不協律呂。

，而以咏蟋蟀齊天樂一闋爲最勝。侍姬小紅，石湖家青衣也。色藝俱妙，尤善歌暗香疎影二詞。今錄齊天樂及暗香疎影兩詞于下：

▲齊天樂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

▲暗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樽易竭，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疏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張炎，字叔夏，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著樂府指迷，玉田詞三卷，鄭思肖爲之作序，又有白雲詞八卷·其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昔人謂「詞有姜張，如詩有李杜」·其推重可想見矣·茲錄

其壺中天一首于下：

▲壺中天

養拙夜飲客有彈箜篌者即事以賦此

瘦筇訪隱，正繁陰閒鎖，一壺幽綠。喬木蒼寒圖畫古，窈窕人行韋曲。鶴響天高，水流花淨，笑語通華屋。虛堂松靜，夜深涼氣吹燭。

• 樂事楊柳樓心，瑤臺月下，有生香堪掬。誰理商聲簾戶悄？蕭颯懸璫鳴玉。一笑難逢，四愁休賦，任我雲邊宿。倚闌歌罷，露螢飛下秋竹。

南宋之詞學，實軼于北宋之上。豪壯當推稼軒，警麗當推白石；而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高觀國（字賓王）輩與白石齊名，復有張輯（字宗瑞）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諸人師之于前，趙以夫（字用父）蔣捷（字勝欲）周密（字公謹）著有草窗詞三卷）陳允平（字君衡）

王沂孫（字聖與著有碧山樂府二卷）諸人效之于後，他若黃昇（字叔暘號玉林）復輯唐宋諸名家樂府，爲絕妙好詞十卷（又著有散花庵詞一卷）所選較花間爲廣矣。故當時詞學，可謂極盛；然一至金元之時，「院本」「劇曲」，起而奪詞家之席，蓋斯道從此衰微矣。

第四節 金元之詞學

詞至金元，爲詞學衰頹時代，蓋此時作曲之風盛行，詞乃漸行衰落；然觀元遺山集中州樂府，起吳學士激訖其父明德翁，凡三十六人，總一百二十四首，篇篇可誦也。至于元代，如趙孟頫張堃張翥諸人，亦極著名一時，而總金元時之詞家，先後亦有八十餘人，惜皆爲曲所掩耳。茲將當時著名之詞家分述于下：

一 金之詞家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米芾之壻，使金被留，拜翰林待制。著有東山詞一卷。其在張侍御座上，見有一侍兒進止溫雅，意狀摧抑可憐，問其姓名，乃宋之宮姬也。因賦人月圓詞紀之。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俚鄙，及見彥高作，茫然自失，自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卽批云，吳郎近以樂府高天下，可往求之。（見中州樂府）今錄其詞于下：

▲人月圓

南朝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燕山太守，仕金翰林學士，松年仕金累官至

尙書右丞相，工樂府，與吳彥高齊名，稱吳蔡體。自號蕭閒老人，有蕭閒公集六卷。其子珪字正甫，有江城子詞一首附于蕭閒公集後。論者以吳蔡實宋儒，不當于金元文派列之，當斷自蔡正甫爲宗。（蕭真卿語）按松年尉遲杯，有「夢似花飛，人歸月冷，一夜小山新怨」之句，極膾炙人口；而蔡正甫以金代文派之宗，其樂府僅有江城子一首。時王季溫自北都歸，過三河，正甫爲賦此詞，茲錄于下：

▲江城子

鵲聲迎客到庭除，問誰歟？故人車。千里歸來，塵色滿征裾；珍重主人畱客意，奴白飯，馬青芻。東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與子花間，隨分倒金壺。歸報東垣詩社友，曾念我，醉狂無。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少時稱爲元才子，官尙書省左司員外郎。

，金亡不仕，以著作自任，世稱遺山先生，嘗輯金人長短句一帙，名中州樂府，其所自著者，錢塘凌雲翰編集之爲遺山樂府。按遺山詞深于用事，精于鍊句，其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今錄其水調歌頭一闋，蓋紀王德新玉溪之風景也。按玉溪在嵩山之前，費莊兩山之絕勝處。

▲水調歌頭

空濛玉華曉，瀟灑石淙秋。嵩高大佳處，元在玉溪頭。翠壁丹崖千丈，古木寒藤兩岸，邛落帶林丘。今日好風色，可以放吾舟。百年來，算惟有，此翁遊。山川邂逅佳客，猿鳥亦相留。父老雞豚鄉社，兒女籃輿竹几，來往亦風流。萬事已華髮，吾道付滄洲。金之詞家，除上述外，如金章宗有蝶戀花詞詠聚扇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鬥，翠條更結同心扣。」

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一極爲著名。世宗有減字木蘭花，亦爲後人所稱道，而金主亮亦善爲詞；其他如鄧干江（有望海潮詞推爲金人詞中第一）趙秉文（字周臣著有滄水集）韓玉（字溫甫著有東浦詞）趙元（字宜之著有愚軒詞）折元禮段克己（字復之著有遜齋樂府一卷）段成己（字誠之克己弟也，著有菊軒樂府一卷）諸人，亦俱善爲詞，惟不如吳蔡遺山之著耳。

二 元之詞家

張翥字仲舉，晉甯人，嘗學于李存仇遠之門，至正（順帝）初，召爲國子助教，累官至太常博士國子祭酒集賢學士，著有蛻巖樂府三卷，其詞婉麗風深，有南宋風格，今錄其東風第一枝一首于下：

▲東風第一枝

憶梅

老樹渾苔，橫枝未葉，青春肯誤芳約。背陰未返冰魂，陽梢已含紅
萼。佳人寒怯，誰驚起、曉來梳掠。是月斜窗外棲禽，露冷竹間幽
鶴。雲淡淡、粉痕漸薄。風細細、凍香又落。叩門喜伴金樽，倚
闌怕聽畫角。依稀夢裏，記半面、淺窺珠箔。甚時節重寫鸞牋？去
訪舊遊東閣。

仇遠字仁近，一字仁父，錢塘人。宋咸淳（度宗）中與白斑同以詩名，
人謂之仇白。張雨（字伯雨自號句曲外史，著有貞居詞一卷。）張翥
皆出其門，自號近村，又號山村，著有山村遺稿。其詞清微要妙，舊
麗和雅，足與玉田草窗諸人相鼓吹。嘗登招寶山觀月出，作八犯玉交
枝，其縱橫之妙，直似東坡，今錄其詞于下：

▲八犯玉交枝

滄島雲連，綠瀛秋入，暮景卻沈洲渚；無浪無風天地白，聽得潮生人語，擎空孤柱，翠倚高閣憑虛，中流蒼碧迷烟霧；惟見廣寒門外，青無重數。不知是水是山，不知是樹，漫漫知是何處。倩誰問浚波輕步，漫凝睇乘鸞秦女；想庭曲霓裳正舞，莫須長笛吹去；怕喚起魚龍，三更噴作前山雨。

此外如趙孟頫（字子昂）有松雪詞一卷，汪宗臣（字公輔）有紫巖集附詞，吳澄（字幼清）有草廬詞一卷，許有壬（字可用）有圭塘小稿詞一卷，薩都刺（字天錫號直齋）有鴈門集詞一卷。張埜（字埜夫）有古山樂府二卷，當時詞學雖衰，然其工者，亦不減宋人也。

第五節 明代之詞學

詞至于明，阡陌決裂，淫哇遂起，詞體之壞，于此爲極。然有明兩祖

列宗，好學不倦，染翰俱工，如仁宗鳳栖梧賦九月海棠云：「煙抹霜林秋欲褪，吹破胭脂，猶覺西風嫩。翠袖怯寒愁一寸，誰傳庭院黃昏信。明月修容生遠恨。旋摘餘嬌，簪滿佳人鬢，醉倚小闌花影近，不應先有春風分。」娟秀絕倫。宣宗有醉太平賜學士沈度云：「濃雲散雨收，花苑內鳴鳩。曉來喜見日光浮，暖融融永晝。麥苗潤澤懷清秀，榴花溼映紅光溜，田家鼓缶盡歌謳，是處慶豐年醉酒。」其畱心農事如此。（見蘭皋集）周憲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畱心翰墨，尤精詞曲，製誠齋學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見蘭皋集）劉基（字伯溫）在青田未遇時，嘗賦感懷水龍吟，頗有感喟激昂擇木之意見，其他小詞，亦皆靡靡可誦。至若宋金華（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以大手筆開一代風氣，而亦有麗語如

「戀郎思郎非一朝，好似并州花剪刀；一股在南一股北，幾時裁得合歡袍。有郎金鳳飾花容，無郎秋鬢若飛蓬；儂身要令千年白，不必來塗紅守宮。」此鑑湖竹枝也，其小詞惜不及見耳。（見古今詞話）其他詞人尚多，茲分述之于下：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正德（武宗）辛未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議禮謫戍滇南。著述最富，升庵集之外，凡百餘種。所輯百琲珠詞，林萬選王弇州稱之爲詞家功臣也。其詞好入六朝，茲錄其誤佳期一首于下：

▲誤佳期

今夜風光堪愛，可惜那人不在；臨行多是不曾畱，故意將人怪。
雙木架鞦韆，兩下深深拜；條香燒盡紙成灰，莫把心兒壞。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嘉靖（世宗）丁未進士，爲員外郎郎中，後爲嚴嵩所忌，出任青州兵備副使。與李攀龍輩號後七子，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四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其詞以生動見長，茲錄其甘草子一首于下：

▲甘草子

春暮·密打窗紗，陣陣梨花雨·鞦韆迸胭脂，綺袖調鸚鵡·輕煖頻寒相剗剗，做不癢不疼情緒·倩得張郎畫眉嫵，任子規淒楚·

陳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青浦人。崇禎（思宗）丁丑進士，歷官兵部給事中，有湘真閣江籬檻詞行世。古今詞話云：『明季詞家競起，然妙麗惟湘真閣江籬檻諸什，如咏斜陽則云：「弄晴催薄暮。」咏黃昏則云：「青燈冷碧紗煙盡，半晌愁難定。」咏五更則云：「愁時如夢

夢時愁，角聲到小紅樓。一咏杏花則云：「微寒著處不勝嬌，一番弄
雨花梢。」一咏落花則云：「玉輪碾平芳草，半面惱紅妝。」一咏春閨則云
：「幾度東風人意惱，深深院落芳心小。」一咏豔情則云：「難去難去
，門外尺深花雨。」皆黃門意到之句。『子龍嘗與夏允彝等結「幾社
」以氣節相高，故國變以後之作，更爲激昂沈著。按子龍之詞，纏綿
悱惻，神韻天然，爲有明一代詞人之冠。惟其宗旨以李（李攀龍）王
（王世貞）爲依歸，後之痛貶李王者，併子龍而亦貶之，殊不知其崛起
雲間，挽之以迴大雅，實能矯李王之失者也。

明代詞人除上述以外，如高啓（字季迪自號青丘子）有扣舷集，楊基
（字孟載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有眉菴集十二卷，張紘（字世
文）有詩餘圖譜，詞家奉爲指南，又有南湖集四卷，其他如瞿宗吉聶

大年夏公謹周白川唐子畏徐文長俞仲茅沈天羽卓發諸人，莫不新詞競唱，傳一代之風華，統計前後作家，不下三百餘人，惟當時長調，多雜俚語；而錢塘馬浩瀾洪，雖以詞名東南，其實花影妖淫，皆爲殘脂賸粉，不足取也。總之有明一代之詞學，初則沿蛻巖之風軌，永樂以後，花間草堂諸集漸盛，當時惟小令中調，間有可取，其餘則偏于浮靡俚俗，無一硬語，至陳子龍出，始卓然可稱一代詞宗，然已身丁季叔，而開有清風氣之先矣。

等六節 清代之詞學

有清之世，爲詞學復興之時代。襲花間之貌，入南宋之室，作者蔚然蒸起，盛極一時，而當時號稱能手，尤莫盛于東南，如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龔鼎孳（字孝升號芝

麓）號稱江左三大家，其詞皆風動當世，他如曹秋岳毛西河顧貞觀（有彈指詞）彭羨門（有延露詞）宋琬嚴繩孫李雯宋徵輿尤侗及吾家虹亭公（徐鉉字電發，自號垂虹亭長，著有菊莊詞及詞苑叢談等書）等，均善倚聲填詞，名冠東南。其振起于北方者，則有王士禛曹貞吉（有珂雪詞）性德孫枝蔚（字豹人）諸人，或以悽惋勝，或以剛勁勝，莫不號爲能手，茲將當時重要詞家，述之于下：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尙書。初爲牧齋所重，旣而文名漸高，天下尊爲詩壇盟主。然與梅村筆路先驅，實開清代詞學之風。吾家虹亭公曰：「王阮亭和漱玉詞，有一「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羨，」今錄其詞于下：

▲蝶戀花閨思

涼夜沈沈花漏凍，敲枕無眠，漸聽荒鷄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衾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續連珠弄。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著述甚富，修明史及一統志，著有曝書亭集又編詞綜三十六卷。竹垞詞宗南宋，一以姜張爲法，刻削雋永，豔而能雅，清代前後作者，莫能過焉。時與竹垞齊名者，則有陳其年，（名維崧有烏絲詞）嘗合刻朱陳村詞，工力悉敵，難分上下也。乾嘉以前，要以二人爲泰斗，所謂浙派是也。惟後之論者，以爲朱才多不免于碎，陳氣盛不免于率；而朱氏又好引經典，鉅釘瑣屑，時有朱貪多

，王（卽漁洋）愛好之稱，可謂切中其病矣。茲錄竹垞暗香詞一首于下：

▲暗香 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落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蠻女；向兩岸、樹底盈盈，素手摘新雨。· 延佇· 碧雲暮· 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窗飼鸚鵡。惆悵檀郎終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盒，背人偷數。

張惠言，字皋文，常州人。振北宋名家之緒，賦手文心，開清代倚聲家未有之境，所謂常州派是也。其詞沈鬱疏快，適逸悱惻，著有茗柯詞，乾嘉以來學者多宗之。當時常州詞人，如惲敬黃景仁陸繼輅李兆

洛輩，亦皆著名一時。至若金應城金式玉則學于皋文而有得者也。董士錫則以皋文之甥而傳其業者也。止庵周氏，則爲茗柯後起之勁，而足以後先輝映者也。

納蘭容若，名性德，滿洲人，初名成德，故亦有稱成容若者，明珠太傅之子也。早飲香名，出入禁衛，然其詞獨辦香鴛鴦寺主，纏綿婉轉，一唱三歎，能使殘唐墜緒，絕而復續，頗似憔悴失職者所爲，故論者至以重光（李煜）後身目之。多情多才，而又善怨，宜其享年不永矣。其詞小令尤工，而飲水詞側帽詞則爲一時之冠。所謂側帽詞者，乃容若題側帽投壺圖之詞也，茲錄于下：

▲賀新涼 贈顧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

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
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
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
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除上述詞人以外，如太倉王時翔王漢舒則以晏歐淮海爲宗，矯然獨出，另成一派，其他如厲鶚有樊榭山房詞，郭麐有蘅夢樓詞，姚燮有疏影樓詞，周之琦有金梁夢月詞，承齡有冰蠶詞，邊浴禮有空青詞，宋浣花有浣花詞，張嘯山有翦錦詞，項蓮生有憶雲詞，趙秋舫有香消酒醒詞，王鵬運有半塘詞，要皆名振一時，以詞章見重于世。而王昶則有明詞綜及清朝詞綜之編輯，陶梁則有詞綜補遺，龔翔麟則有浙西六家詞，查繼超則有詞學全書，是皆詞學總彙之書也。至若萬樹（字紅

友)之詞律，戈載(字順卿)之詞林正韻，一則致功聲律，一則闡明韻學，皆空前之著述，惟其所作，均不逮所見，是其短也。餘如過葆中，史位存，龔定盦，鄭板橋，趙璞涵，吳穀人輩，亦不媿名手，惟是道咸以後，爲詞者大多不明樂理，故其詞雖有可誦者，而不足以備樂府之遺，真所謂長短句而已，詩餘而已。光宣以來，風雅道衰，海內詞家，寥如晨星，是以承先啓後，挽頽旨于未墮，正在我輩，從事提倡，詔示來者，不可緩矣。

第三章 研究詞學之方法

第一節 填詞之入手法

填詞之法，重在多讀多看多作而已。多讀則聲調自能圓轉，多看則材料自然豐富，多作則出筆自能流利。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

吟詩也會吟。一學詞之法，豈有異乎？詞學全書中有古今詞論一卷，其中述各家論作詞之法，頗爲詳備；如張玉田論填詞之法云：「填詞先審題，因題擇調名，次命意，次選韻，次措詞，其起結須先有成局，然後下筆，最是過變勿斷了曲意，要結上起下爲妙。」楊誠齋論作詞之法云：「作詞有五要：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鬪百花之無味是也。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相宜也。第三要句韻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若歌韻不協，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第四要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

，所以轉折乖異，苟或不詳，則乖音昧律者，反加稱賞，是解熙熙而啓齒也。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句爲之，此蹈襲無足奇也，須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始能驚人，若祇鍊字句，纔讀一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其餘引述各家之說頗多，不能一一盡述，茲爲初學者便利起見，更擇要言之于下：

一、句法 詞句有一字二字三字以至六七八字以上爲一句者，其一句中之平仄，學者宜行注意，而下字又不可因平仄之故，一味堆砌，須胸中先有成竹，然後下筆。張玉田曰：「詞中句法貴平安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襯副得去，于好發揮處，勿輕放過，自然使人讀之擊節。」又曰：「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澀，故對偶處卻須極工，字眼不得輕泛，正如詩眼一例，若八字既工，下

句便須少寬，約莫太寬又須工緻，方爲精粹。劉體仁詞繹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此皆論造句之法也。

二、二字法 吾家虹亭公詞苑叢談云：『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况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况」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卻要用之得其所。』俞仲茅曰：「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倘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澀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張玉田曰：「句法中有字面，生硬字切

勿用，必深加鍛鍊，字字推敲響亮，歌之妥溜，方爲本色語。此皆前人論用字之法也。按字又有陰陽聲之別，填詞之時，如陽聲多則沈頓，陰聲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三、章法 詞之章法，不外空中蕩漾，所謂蕩漾之法若何？曰奇正實空，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諸法而已；如一詞之中，上意本可直接下意，今偏偏作盤馬彎弓之勢，而不接入，反于其間傳神寫照，從空際盤旋做出搖曳從容之態度，如此則下意愈覺栩栩欲動矣。總之承接轉換之處，不外紆徐斗健四字，如能交相爲用，自入妙境矣。

四、起結 凡詞之起句，須見所詠之意，不可沉入閒事。劉體仁曰：「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爲君舞，

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張砥中曰：「凡詞前後兩結最爲緊要，前結如奔馬收韁，須勒得住，尙存後面地步，有住而不住之勢。後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迴環通首源流，有盡而不盡之意。」「此論起結之法也。」

五、詞調 作詞之法，選調爲要，大概小令宜宗花間，長調宜宗兩宋。

張玉田曰：「詞之難于小令，如詩之難于絕句，蓋十數句間，要無閒句字，要無閒意趣，末又要有有餘不盡之意。」「俞仲茅曰：「小令佳者，最爲警策，令人動蹇裳涉足之想，第好語往往前人說盡，當何處生活。長調尤爲疊疊，染指較難，蓋意窘于侈，字貧于複，氣竭于鼓，鮮不納敗，比于兵法，知難可焉。」「劉體仁曰：「中調長

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黏，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呵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沈去矜曰：「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著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賀黃公曰：「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又曰：「長調最忌演湊，如蘇養直『獸環半掩』，前半皆景語，至『漸迤邐更催銀箭』以下，則觸景生情，緣情布景，節節轉換，穠麗周密，譬之織錦家，眞寶氏回文梭矣。」毛稚黃曰：「填詞長調，不下于詩之歌行，長篇歌行，猶可使氣；長調使氣，便

非本色，高手當以情致見佳，蓋歌行如駿馬驀坡，可以一往稱快，長調如嬌女步春，旁去扶持，獨行芳徑，徙倚而前，一步一態，一態一變，雖有強力健足，無所用之。」顧宋梅曰：「詞雖貴于情柔聲曼，然第宜于小令，若長調而亦喁喁細語，失之約矣；必慷慨淋漓，沈雄悲壯，乃爲合作，其不轉韻者，以調長恐勢散而氣不貫也。」李東琪曰：「小令敘事須簡淨，再著一二景物語，便覺筆有餘閒。中調須骨肉停勻，語有盡而意無窮。長調切忌過于鋪敘，其對仗處須十分警策，方能動人，設色既窮，忽轉出別境，方不窘于邊幅。」此前人就調論詞之言也。

除上述以外，如詞中用事，詠物，用意，用字，創調等方法，前人論之者頗多，學者可取詞源（張炎叔夏編）及古今詞論兩書參觀也。

第二節 填詞之格式

填詞與作詩不同，蓋詞之字句，至不一律，不但平仄而已；字句既各有長短，用韻之處，又各調不同，在熟習者固可脫口而出，然在初學者，非按圖譜不可。按前人所著詞譜如萬樹有詞律，收羅至廣，然非初學者所宜。查繼超有填詞圖譜，然于平仄處但加圈識，刻本不無舛誤。舒夢蘭有白香詞譜，所錄僅百餘首，其平仄近人已有考正之者，於初學者似較便利，本局最淺學詞法中所選古詞，小令中調長調三類，亦能扼要，初學者亦可備置案頭也。茲選最通用之調十數首，分列于下，俾初學者略見填詞格式之一斑：

一、小令 填詞圖譜，以不及六十字者爲小令。

夢江口

二十七字，五句三韻。又名謝秋娘，憶江南，望江梅，春去也。有四體。

叶蔽日旌旂句連雲檣櫓句白骨紛如雪叶大江南北句消磨多少豪傑叶
 寂寞避暑離宮句東風輦路句芳草年年發叶落日無人松徑冷句鬼火高低
 明滅叶歌舞樽前句繁華鏡裏句暗換青青髮叶傷心千古句秦淮一作平片
 明月叶（薩都刺）

譜

仄平平仄句仄平仄平仄豆平平仄韻仄平仄平仄句仄平仄平仄句
 叶仄仄平平句平平仄句仄平仄叶平平仄句平平仄句平平仄叶
 仄平仄平仄句平平仄句仄平仄句仄平仄句仄平仄句仄平仄句
 仄平仄平仄句平平仄句仄平仄句仄平仄句仄平仄句仄平仄句

沁園春

一百十四字，前段十三句，後段十二句，共十韻。又名大聖樂，洞庭春色，壽星明。按詞中交親之親字，不叶韻亦可。

孤鶴歸飛句再過遼天句換盡舊人韻念纍纍枯塚句茫茫夢境句王侯螻螻

篆縷銷金鼎韻醉沉沉豆庭陰轉午句畫堂人靜叶芳草王孫知何處句惟有
 楊花糝徑叶漸玉枕豆騰騰春醒叶簾外殘紅春已透句鎮無聊豆殢酒慊慊
 病叶雲鬢亂豆未忺整叶江南舊事休重省叶遍天涯豆尋消問息句斷鴻
 難倩叶月滿西樓憑闌久句依舊歸期未定叶又只恐豆瓶沈金井叶嘶騎不
 來銀燭暗句枉教人豆立盡梧桐影叶誰伴我豆對鸞鏡叶（李玉）

譜

仄平 仄平平 仄韻 仄平平 豆 仄平 仄 仄平 仄 仄平 仄 仄平 仄 仄平 仄
 仄平 仄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叶 平 仄 仄 豆 仄 平 仄 叶 平 平 仄 仄 平 仄 叶 仄 平 平 豆 平 平 仄 仄 句 仄 平
 平 仄 叶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句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叶 平 仄 仄 豆 平 平 平 仄 叶 仄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句 仄 平 平 豆 仄 平 仄 平 平 仄 叶 仄 平 平 仄 仄 叶 仄 平 平 仄 仄 叶

上列十數首，不過爲初學者立一格式，陋略殊多；然學者苟能熟讀此十數調，按譜以填之，他日自能升堂入室也。

第三節 詞韻

詞昉于唐，而唐詞用韻與詩同，至於宋代，始漸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諸例，然無韻書也。戈順卿曰：『宋朱希真嘗擬應制詞韻十六條，而別列入聲韻四部，其後張輯釋之，馮取洽增之，至元陶宗儀曾譏其淆混。欲爲改定，而其書久佚，且亦無自攷矣。厲鶚論詞絕句有云：「欲呼南渡諸公起，韻本重雕葉斐軒。」注云，「曾見紹興二年刊葉斐軒詞林要韻一冊，分東紅邦陽十九韻，亦有上去入三聲作平聲者。」于是人皆知有葉斐軒詞韻，而又未之見。近秦敦夫先生取阮芸臺先生家藏詞林韻釋，一名詞林要韻，重爲開雕，題曰「宋葉斐軒刊本」。

「而跋中疑爲元明之際謬託，又疑此書專爲「北曲」而設，誠哉是言也。觀其所分十九韻，且無入聲，則斷爲曲韻無疑。樊榭偶未深究耳。是欲輯詞韻，前既無可攷，而此書又不可據以爲本也；國初沈謙曾著詞韻略一編，毛先舒爲之括略，並注以東董江講支紙等標目，平領上去，而止列平上，似未該括，入聲則連二字，曰屋沃，曰覺藥，又似紛雜；且用陰氏韻目，刪併既失其當，則分合之界，模糊不清，字復亂次以濟，不歸一類，其音更不明晰，舛錯之譏，實所難免。同時有趙鑰曹亮武，均撰詞韻，與去矜（沈謙字去矜）大同小異。若李漁之詞韻四卷列二十七部（中略）至前此胡文煥文會堂詞韻，平上去三聲用曲韻，入聲用詩韻，騎牆之見，亦無根據，近又有許昂霄輯詞韻考略，亦以今韻分編。（中略）今填詞家所奉爲圭臬，信之不疑者，

則莫如吳煨程名世諸人所著之學宋齋詞韻，其書以學宋爲名，宜其是矣，乃所學者，皆宋人誤處。（中略）復有鄭春波者，繼作綠漪亭詞韻以附會之，羽翼之，而詞韻遂因之大紊矣。是古人之詞具在，無韻而有韻，今人之韻成書，反有韻而無韻，豈不大可笑哉？是書列平上去爲十四部，入聲爲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詞，參酌而審定之，盡去諸弊，非謂前人之書皆非，而予言獨是也；不過求合于古，一片苦心，知音者自能鑒諒爾。『茲將戈氏詞林正韻，錄其要目于下』

第一部〔平聲〕一東·二冬·三鐘·通用·

〔仄聲〕（上聲）一董·二腫（去聲）一送·二宋·三用·通用·

第二部〔平聲〕四江·十陽·十一唐·通用·

〔仄聲〕（上聲）三講·三十六養·三十七蕩·（去聲）四絳·

四十一漾·四十二宕·通用·

第三部〔平聲〕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五灰·通用·

〔仄聲〕(上聲)四紙·五旨·六止·七尾·十一霽，十四賄·

(去聲)五寘·六至·七志·八未·十二霽·

十三祭·十四太半·十八隊·二十廢·通用·

第四部〔平聲〕九魚·十虞·十一模·通用·

〔仄聲〕(上聲)八語·九嘯·十姥·(去聲)九御·十遇·十

一暮·通用·

第五部〔平聲〕十三佳半·十四皆·十六哈·通用·

〔仄聲〕(上聲)十二蟹·十三駭·十五海·(去聲)十四太半

·十五卦·十六怪·十七夬·十九代·通用·

第六部〔平聲〕十七眞・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文・二十一欣・二十
三魂・二十四痕・通用。

〔仄聲〕(上聲) 十六軫・十七準・十八吻・十九隱・二十一混
・二十二很・(去聲) 二十一震・二十二稔・
二十三問・二十四欸・二十六囡・二十七恨・
通用。

第七部〔平聲〕二十二元・二十五寒・二十六桓・二十七刪・二十八
山・一先・二仙・通用。

〔仄聲〕(上聲) 二十阮・二十三旱・二十四緩・二十五漣・二
十六塵・二十七銑・二十八獮・(去聲) 二十
五願・二十八翰・二十九換・三十諫・三十一

襪・三十二黻・三十三線・通用。

第八部〔平聲〕三蕭・四宵・五爻・六豪・通用。

〔仄聲〕（上聲）二十九篠・三十小・三十一巧・三十二皓・（去聲）三十四嘯・三十五笑・三十六效・三十七號・通用。

第九部〔平聲〕七歌・八戈・通用。

〔仄聲〕（上聲）三十三哿・三十四果・（去聲）三十八箇・三十九過・通用。

第十部〔平聲〕十三佳半・九麻・通用。

〔仄聲〕（上聲）三十五馬・（去聲）十五卦半・四十禡・通用。

第十二部〔平聲〕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十五青・十六蒸・十七登

・通用・

〔仄聲〕（上聲）三十八梗・三十九耿・四十靜・四十一迥・四十二拯・四十三等・（去聲）四十三映・四十四諍・四十五勁・四十六徑・四十七證・四十八澄・通用・

第十二部 〔平聲〕十八尤・十九侯・二十幽・通用・

〔仄聲〕（上聲）四十四有・四十五厚・四十六黝・（去聲）四十九宥・五十候・五十一幼・通用・

第十三部 〔平聲〕二十一侵・獨用・

〔仄聲〕（上聲）四十七寢・（去聲）五十二沁・通用・

第十四部 〔平聲〕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二十五沾・二十六

咸・二十七銜・二十八嚴・二十九凡・通用。
〔仄聲〕（上聲）四十八感・四十九敢・五十蹀・五十一忝・五十二儼・五十三賺・五十四檻・五十五范・（去聲）五十三勘・五十四闕・五十五艷・五十六榛・五十七驗・五十八陷・五十九覽・六十梵・通用。

等十五部〔仄聲〕（入聲）一屋・二沃・三燭・通用。

第十六部〔仄聲〕（入聲）四覺・十八藥・十九鐸・通用。

第十七部〔仄聲〕（入聲）五質・六術・七櫛・二十陌・二十一麥・二十

二昔・二十三錫・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二十六緝・通用。

第六部〔仄聲〕（入聲）八勿·九迄·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羣·十六屑·十七薛·二十九葉·三十帖·通用·

第十九部〔仄聲〕（入聲）二十七合·二十八盍·三十一業·三十二洽·三十三狎·三十四乏·通用·

填詞用韻，不離平上去入四聲，就中平聲只能獨押，上去聲可以通押，入聲亦只能獨押；然如西江月少年心菩薩蠻換巢鸞鳳之類，皆統押平上去三聲，此其特例。此外詞中又有換韻之法；所謂換韻者，即不全押一韻之謂也。如一用平聲，一用入聲者，則爲二聲並押；如用平聲而又換押上聲去聲者，則爲三聲並押，至其應換韻之處，學者按諸詞譜，自能了然矣。詞中用韻，又有用仄韻宜押入聲，而不宜用上去

者；亦有必須押上聲，或必須押去聲者，規律極嚴，非本編所能盡述，學者苟欲詳加研究，則有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有五音二十八調之圖，對於填腔叶韻之法，論之甚詳。）宋張玉田詞源兩書，可以備參攷也。

第四節 詞書之取材

唐宋以來，古人所著之詞書，種類甚多，茲爲初學者應用起見，擇要分列于下：

花間集十卷 蜀趙崇祚編

草堂詩餘四卷 宋人編

花庵詞選十卷 中興以來詞選十卷 宋黃昇編

絕妙好詞箋十卷 附續鈔一卷 宋周密編

詞綜三十六卷

清朱彝尊編

補二卷

王昶編

明詞綜十二卷

清王昶編

清朝詞綜四十八卷

二集八卷

清王昶編

讀以上各書，可知歷代詞學之盛衰變遷，劉公勇曰：「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晚唐，蓋非不欲勝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學者苟能將以上各書，流覽一過，則當知劉氏之論，爲不謬矣。又朱祖謀之彊邨叢書，共刻詞集一百七十二種，校對亦精，學者如能置備，則詞綜，明詞綜，清詞綜三書，可不必備矣。

詞林紀事二十二卷 附錄三卷 清張宗櫛編

詞律二十卷 清萬樹編

詞律拾遺六卷 補注二卷 清徐本立纂

上述詞律，與朱竹垞之詞綜，皆攷覈精微，可作填詞圖譜觀也。

藁斐軒詞林韻釋二卷

詞源二卷 宋張炎編

詞苑叢談 清徐鉉編 此爲古今惟一之詞話書，極有價值之作也。

詞學全書十四卷 清查繼超編

詞話二卷 清毛奇齡編

以上各書，爲評論詞學之書，其體例作法，以及音律腔拍，論之頗詳，而前人謬誤之處，亦能一一道出，學詞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學者如欲專學一家或一派之詞，則可備下列兩書：

宋六十名家詞九十卷 明毛晉編

十六家詞三十九卷 清孫默編

上述宋六十名家詞，兩宋名家之詞，大致盡網羅無遺；十六家詞，則清代著名各家，亦已應有盡有。

以上總集類

學者如欲選讀數家，則可選各家詞集，以資觀摩，茲亦附錄于後：

清真詞 周邦彥成著

醉翁琴趣 歐陽修著

東坡樂府 蘇軾著

屯田集 柳永著

淮海集 秦觀著

樵歌 朱敦儒著

稼軒詞 辛棄疾著

後村詞 劉克莊著

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著

碧山詞 王沂孫著

夢窗詞 吳文英著

以上宋人詞集

珂雪詞 曹貞吉著

曝書亭詞註七卷 朱彝尊著 李富孫注

烏絲詞 陳維崧著

彈指詞 顧貞觀著

飲水詞 側帽詞 納蘭性德著

樊榭山房詞 厲鶚著

蘅夢樓詞 郭麐著

茗柯詞 張惠言著

疏影樓詞 姚燮著

金梁夢月詞 周之琦著

冰蠶詞 承齡著

空青詞 邊浴禮著

以上清人詞集。初學者可就性之所近，擇二三家專集而讀之，然後縱觀博覽可也。

以上專集類

詞林正韻 清戈載編

以上韻書類

詞學常識終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八版

詞學常識（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徐敬修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九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漢口 廣州 徐州 重慶 雲南 梧州 汕頭 廈門 杭州 長沙 遼寧 濟南 天津 新加坡 哈爾濱

大東書局

文 範

近世學者多注意于範本。因是市上所出文範各書亦遂汗牛充棟。要知此種書最宜選擇應用。否則每每貽誤而不自知。本局所出各書素稱慎密自屬合用。

短篇游記範本

白話文軌範

初級小學國語文範

高級小學國語文範

初級小學新法文範

高級小學新法文範

對照言文女子新法文範

評點小學論說新範

評點女子論說新範

二册

一册

三册

三册

四册

三册

三册

四册

四册

四角

五角

三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